

大清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康乾盛世的伟大开拓者。

康熙皇帝

下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大清帝國在亞洲的歷史
的輝煌，康熙盛世的偉大開
拓者。

康熙皇帝

下

康熙皇帝

邹祖尧 著

(下)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那手下不明究竟，赶紧朝着郑克塽的卧室跑去。但很快，他就又神色惶恐地跑了回来。他结结巴巴地向郑克塽报告道：“刘大将军……七窍流血而死……”

郑克塽不禁抹了一下额上沁出的虚汗和冷汗，仿佛喃喃自语地道：“大将军……果然服毒自尽……”

也许，郑克塽一生中只做过两件自作主张的事。一是他没有同刘国轩商量就给大清康熙皇上写了一封“求和”的信，二是他没有征得刘国轩的同意就毒死了刘国轩。

刘国轩“服毒自尽”的消息很快在台湾城内传开。士兵也好，老百姓也罢，许许多多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因为，并没有多少人真的想“与台湾共存亡”。

刘国轩死后，台湾城内多多少少地有些骚动，但第二天，这种骚动就渐渐地平静下来。第三天，也就是清军兵临台湾城下的时候，郑克塽很是平静地打开城门，领着城内数千官兵，向施琅和姚启圣举起了白旗。

还别说，郑克塽主动投降的目的还真的达到了。他杀死刘国轩，保全了台湾城，大大小小也是功劳一件，后报经康熙皇上恩准，施琅和姚启圣就留下了郑克塽一条性命。只不过，花天酒地的生活却从此与郑克塽无缘了。人们常说，有所得就必有所失，此谓也。

收复了台湾之后，该如何处置台湾及澎湖等地，姚启圣等人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甚至有人向姚启圣建议道：台湾如此偏僻荒凉，还不如将它放弃。

但施琅却以为，台湾虽然偏僻荒凉，却是大清朝东南数省的屏蔽，如果放弃，则西洋人就肯定还会再来，那样，大清朝的东南沿海就又会面临着莫大的威胁。

征得了姚启圣的同意后，施琅就给康熙皇上写了一本长长的奏折。在奏折中，施琅先是简要的叙述了收复澎湖及台湾的经过，然后便详细地叙说了自己对处置台湾及澎湖的看法，并着重强调一点：台湾及澎湖绝不能放弃。

施琅的这本奏折送进紫禁城时，是在一个夜里。当时，夜已比较深了。康熙正在乾清宫自己的寝殿里与阿露调笑戏耍。康熙之所以会同阿露调笑戏耍，是因为他当时的心情很好。康熙之所以会有那么好的心情，乃是因为清军在东北同罗刹兵作战打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仗——关于此事，后书中将会有比较详细的交待。康熙既然有这么好的心情，当然就要与他心爱的阿露一起好好地分享一番了。

康熙在自己的寝殿里正与阿露调笑戏耍到兴浓之际，那赵昌却一头扎了进来，扎得康熙好不气恼。“赵昌，你不想活了么？”

赵昌赶紧跪倒，又赶紧将手中的一本奏折高高地举过头顶。“皇上，奴才当然想活，只不这，福建的那个施琅施大人有紧急奏折呈到，奴才不敢怠慢，所以才如此冒犯了龙颜……”

赵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偷偷摸摸地去瞟那个阿露。此时尚是夏末，阿露的衣衫本来就很薄，又早被康熙揉搓得七零八落。赵昌边说话边想：这阿露也算得上是一个奇女子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得到皇上的宠爱，是何秘诀使得她一直保持着如此动人的身姿和容貌？

如果赵昌所想不虚，阿露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女子的话，那么他赵昌，恐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奇“男子”了，因为他竟然能在向康熙禀报那么重要的情况的同时，还能一边偷瞟阿露一边想心事。这种一心二用甚至一心三用的功夫，除了他赵昌，谁还能有？

但康熙是不会知道赵昌还有如此非凡的功夫的，他闻听“施琅”二字后，急忙离开阿露，大步抢到赵昌近前，一把将赵昌手中的奏折抓过来，迫不及待地展开便阅。待阅毕，康熙止不住地眉飞色舞道：“好个施琅，真的没有辜负朕的希望！而且，他对台湾重要性的认识，也颇有见地，真不愧为朕的栋

梁之材啊！”

那赵昌忙着叩首言道：“奴才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收复台湾……”

这一回，康熙并没有对赵昌生起多少厌恶，反而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赵昌，你如何得知施爱卿已为朕收复了台湾？莫非，你偷看了这本奏折不成？”

赵昌“啊呀”一声言道：“皇上真是冤枉奴才了……奴才纵然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偷看皇上的奏折啊……奴才只是看皇上如此高兴，胡乱猜测来着，没成想，竟然让奴才猜着了！”

康熙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赵昌，人们都说你伶俐乖巧，从今日之事来看，此话倒也不虚！”

康熙能如此夸赞赵昌，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儿。所以，赵昌就一连冲着康熙叩了几个响头，一边叩一边言道：“奴才谢皇上夸奖，奴才向皇上保证，奴才今后一定更加伶俐乖巧……”

康熙用脚碰了碰赵昌的脑袋。“好了，赵昌，起来吧，去把索额图叫来，朕有要事与他商谈。”

赵昌“哦”了一声，爬起身就向外跑去。那索额图不仅是大学士、吏部尚书，而且还是领侍卫内大臣。康熙许多重要的事情，都要与索额图商谈了之后再作决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康熙与索额图之间的关系，确乎比康熙与明珠之间的关系要亲近一些。

赵昌走后，康熙回到阿露的面前，用手托起她的下颌言道：“在东北，朕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罗刹，在东南，朕又收复了台湾……朕的心里，真是非常地高兴……”

阿露的小脸，直如雨后的荷花，清新、芬芳又娇艳欲滴。她略略有些娇喘地言道：“皇上，奴婢今日，心里也非常地高兴……”

的确，今日，阿露异常地高兴，甚至高兴得都有些反常。

只是康熙自己也太过高兴了，一时没有察觉到阿露的那种“反常”而已。天刚黑，阿露就有些兴奋起来，不时地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目光去看康熙，而且，只要赵昌不在，她使用身体和表情去撩逗康熙。这种主动又大胆的举止，在阿露过去，似乎从未有过。过去，她与康熙亲热玩耍，仿佛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和含蓄的境地。而今日，她好像脱胎换骨了。只是因为天刚黑不久，便有人向康熙禀报东北战事，说清军不仅在东北打了一个胜仗，还俘获了一个罗刹将军。康熙认为此事非同小可，便忙着去处理该事，因而未及与阿露立即亲热。待康熙处理好了罗刹的事情，带着满心的喜悦重回到乾清宫时，夜已是比较深了。但康熙毫无倦意，阿露也是。所以康熙就支走赵昌，与阿露在寝殿里调笑戏耍起来。就在二人调笑戏耍得将要入港之际，那赵昌一头扎了进来，呈上了施琅的那本奏折。二人的亲热又再度被迫中止。

康熙松了阿露的下颌。“待朕与索额图处理好了台湾的事情后，朕就即刻回来伴你。”

阿露的双目，溢光流彩。“皇上去吧，还是处理政事要紧……”

康熙回道：“处理政事固然要紧，但朕与你的事情也并非寻常。”

阿露笑了一下，笑得康熙有些神魂颠倒的：“既如此，皇上且去，奴婢在此恭候皇上的回归……”

康熙温柔地拥抱了她，又温柔地吻了她一下，然后才缓缓地离去。此等情状，不像是一个皇上与一个宫女暂别，倒像是一对恩爱夫妻在互道晚安一般。

康熙缓步走出寝殿，那索额图已在外面恭候。康熙略略惊讶道：“索爱卿如何来得这么快？”

索额图回道：“臣遵照皇上旨意，将那罗刹将军梅利尼克放了。正待出宫，赵公公找来，所以臣就快步赶来了。”

第三章 还是朕的八旗厉害

康熙点点头，然后将施琅的那本奏折递与索额图。“爱卿，你且看看，那施琅为朕立下了多么大的一件功劳……都说台湾海洋深远、郑匪善战、不宜攻取，可施爱卿不是很轻松地就将台湾收复了吗？”

索额图看罢那本奏折，也不禁哑舌称赞道：“施琅果然英勇，见识也不凡！”

康熙慢慢言道：“朕准备给施琅和姚启圣加官晋爵，并拟派施琅和姚启圣二人永远为朕镇守大清东南。索爱卿以为如何？”

索额图立即道：“皇上英明！臣以为，有施琅和姚启圣二人，则大清东南将永保平安！”

索额图并非说的是恭维奉承之言，他说的是实情。自施琅和姚启圣二人成了康熙皇上的封疆大吏之后，大清朝的东南确实一直都靖安无事。由此可见，康熙在知人用人方面，确有其过人之处。

康熙又道：“索爱卿，施琅对处置台湾的建议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索额图回道：“臣的看法与施琅的一致。台湾既已被收复，就不能再轻易地放弃。不然，一经放弃，则西洋人必将卷土重来，而西洋人一来，则大清东南必无宁日矣！”

康熙言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朕与你现在就把台湾的事情决定下来。否则，若将此事弄到朝中去商议，又将争执得不可开交。有些朝臣，目光实在短浅得很。”

索额图问道：“不知皇上意欲如何处置台湾？”

康熙沉吟道：“朕的意思，是在台湾设立一级行政机构，隶属福建管辖，而澎湖则归属台湾。这样一来，台湾及澎湖就永远是朕的一部分领土了。即便西洋人想来骚扰，那也得看朕是否愿意了！”

索额图言道：“皇上所言极是。将台湾并入福建，西洋人

就再也不敢来骚扰了！”

于是，康熙与索额图君臣二人，参照施琅的建议，经过仔细地商量斟酌后，决定如此处理台湾事宜：在台湾设一府三县（台湾府，台湾、凤山及诸罗三县），隶属福建省；在台湾设总兵一员、副将二员；驻兵八千；在澎湖设副将一员，驻兵二千。

这样，无论是行政上还是军事上，台湾都并入了满清王朝的统一控制之下。从祖国统一这个角度来讲，施琅与姚启圣二人，当足以彪炳中国史册。

康熙最后对索额图言道：“收复了台湾，朕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对付罗刹了！”

不过，康熙一心一意地去对付罗刹，似乎至少是明天以后的事情，而今夜，康熙首先要做的，是一心一意地去“对付”那个阿露。尽管阿露与罗刹，二者看起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，但是，如果不一心一意，康熙似乎就谁也对付不了。莫非，阿露真的有罗刹那么厉害吗？

索额图走后，康熙就大步朝寝殿里走。那赵昌颇不识情趣，竟然尾随在康熙的身后。康熙只得打住脚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赵昌，你为何还不去休息？”

实际上，赵昌是一个颇识情趣的人。要不然，康熙能当面夸赞他“伶俐乖巧”吗？他跟在康熙的身后，自有他跟着的理由。他这样回答康熙道：“皇上，奴才也想去休息啊，可奴才有一个问题很伤脑筋，若是又有紧急奏折呈来，奴才该怎么办？”

是啊，如果真的又有紧急奏折呈来，赵昌是马上就禀报好呢还是扣住不报为妥？马上禀报，必将再次打扰康熙，而若扣下不报，康熙次日发起怒来，一个小小的赵昌，焉能承担得起？

康熙几乎是脱口而出道：“朕今日太过劳累，任何奏折，

朕都明日再阅。”

看看，如果阿露不是那么“厉害”，康熙岂会一心一意地去“对付”？然而，赵昌刚一转身，康熙却又急急地言道：“赵昌，如果东北有奏折呈来，你当速速禀报，其他奏折，你便可以扣下不报。”

也许，阿露确实还没有罗刹那么厉害。因为，在当时康熙的心目中，罗刹之事是摆在第一位的，而阿露之事则只能屈居第二。或许，康熙是这样认为的，如果不把罗刹的事情处理好，他与阿露的事情似乎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
但不管怎么说吧，赵昌离开后，康熙就迫不及待地跨进了寝殿。人得寝殿这么一看，阿露已软软地躺在床上，似乎睡着了。康熙蹑手蹑脚地走到龙床边，俯在她的耳边低低地呼唤道：“阿露，朕回来了……你为何不守诺言先自睡去？”

谁知，阿露一弓身，将康熙紧紧地拥住。“皇上，奴婢何曾睡去？”

这下好了，她没睡，他更没睡。俩人便死死地绞缠在床上。绞来缠去，他的衣服没了，她的衣服也没了。他不再是什么皇帝，只是一个情欲勃发的男人。她也不再是什么奴婢，而只是一个春情荡漾的女人。这么样的一个男人和这么样的一个女人死死地绞缠在一起，又会绞缠出一件什么样的事来？

在这样的时候，在这样的地点，康熙与阿露二人不管绞缠出什么事来也都是极其正常的。但是，有点不正常的是，康熙拥着阿露在龙床上绞来缠去的当口，突然地停止了动作。这一停止，让阿露好生难忍，又好生费解。她娇喘吁吁地问道：“皇上，这是怎么啦？”

康熙没有回答。他的目光，紧紧地盯着她的双乳。她“哦”地一声，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前书中曾经交待，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生病的时候，康熙曾把阿露派往慈宁宫去服侍博尔济吉特氏。康熙万没想到的

是，那太子胤礽，竟然偷偷摸摸地用牙咬阿露的双乳、用针扎阿露的双乳。虽然经太医悉心治疗，阿露双乳上的伤早已痊愈，但因为伤痕太重，阿露的双乳上，至今仍可见清晰的齿痕和扎痕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自那以后，阿露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直到近来，阿露才重新恢复开朗活泼的本性，而且，她恢复得似乎还有些过分。

阿露在康熙的身下蠕动了一下身躯，然后柔柔地言道：“皇上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……皇上不必一直都耿耿于怀……”

康熙却道：“此事虽然早已过去，但胤礽小小年纪，竟然有如此歹毒心肠，朕实在是难以忘怀……”

阿露为使康熙忘却此事，就伸出手去在他的胯下摸了一下，然后秋波荡漾地言道：“皇上，你如此一动不动，奴婢真的是难以忘怀呢！”

康熙经她这么一摸，果然忘却了有关胤礽的事。他也伸手在她的腿间摸了一下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言道：“朕如此一动不动，你便难以忘怀，朕若是大动特动，你岂不是终身难忘？”

有谁知，听了康熙的话后，阿露的表情似乎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。“皇上，奴婢正是想让今夜之事终身难忘……”

若是平日，康熙定会听出阿露的话中有别样意思，但此时此刻，康熙却误把这一种别样意思当作是调情。所以，康熙就一边慢慢地抬起双臀一边颇为亢奋地言道：“朕现在就让你终身难忘……”

话未落音，康熙的双臀就兀然撞了下去。只这一撞，便将阿露的那种“深沉”撞得无影无踪。阿露慌忙言道：“皇上，可怜些许，奴婢尚未准备就绪……”

康熙撞得兴趣，也就不管阿露是否“准备就绪”了。只见他，龙威大振，只顾撞起，只撞得她心潮翻涌、血脉膨胀。她再也不敢啰嗦，赶紧扭腰耸臀，笃笃地去享受大清皇上的雨露滋润了。

第三章 还是朕的八旗厉害

待雨止露消，阿露已是浑身乏力，只软软地摊开四肢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。看她那模样，似乎比康熙还要疲惫。而康熙，慵慵地伏在她的身上，一张脸庞，挤在她的双乳之间，随着她双乳的急剧起伏而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波动，看起来，康熙一点儿也不累，而是十分地惬意。

这也难怪，一对情投意合的男女在一块儿做起这种勾当来，似乎也只能用“惬意”来形容。康熙虽然贵为皇帝，好像也不能例外。然而问题是，康熙与阿露之间的这种“惬意”，是否一直能如此持续下去？

表面上看起来，阿露是很想将这种“惬意”一直持续下去的。她刚一缓过劲儿来，便开始用双手在康熙的身体上乱摸。说是“乱摸”，其实也是有重点的。她专拣那些能让康熙兴奋的地方抚摸，而且抚得那么执着、摸得那么热烈，执着得康熙不能不心动，热烈得康熙不得不兴奋。

阿露如此执着、如此热烈，在过去的床笫间，确实不曾有过。这便令康熙觉着了别样的新奇和刺激。而紧接着，叫康熙感到更新奇、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。阿露竟然从他身下钻出来，稳稳当当地骑在了他的身上，且昂首挺胸，好一副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模样。

这并不是说，康熙与阿露在一起，就没玩过这种花样。康熙从已经死去的孝诚皇后赫舍里氏那里，学会了许许多多的床笫技巧，而且，康熙也都把这些技巧在阿露的身上试用过。但问题是，阿露如此主动地骑在他的身上、且毫无任何忸怩之态，这还是第一次。阿露，今夜是怎么了？

康熙没有去深想，即使他想去深想，恐怕也没有时间了。阿露已经开始运动她的身躯了。先是缓缓的、轻轻的，像是在试探，继而，阿露就鼓起了全部力量，在他的身体上肆意地扭动、尽情的颠簸。从某种角度去看，阿露似乎是疯了。

因为用“疯”来形容当时的阿露，似乎一点也不算过分。

只见她，在肆意地扭动和尽情的颠簸中，长发左右飘舞，双乳上下翻动，从身躯上滚落下来的颗颗豆大的汗珠，竟然发出一种夺目的光芒。只看得康熙眼花缭乱、魂飞魄散，哪还有闲暇去顾及其他？

她时而后倾，时而又后仰。前倾时，似鸳鸯戏水，后仰时，如乳燕腾飞。康熙不敢怠慢，只得凝神屏气，竭力与之同步……就听“哇”地一声大叫，她精疲力竭地倒在了他的身体之上。而与此同时，康熙也达到了快乐的巅峰。

她真的是精疲力竭了，仿佛是虚脱了似的，汗水一个劲儿地汨汨流淌。康熙心中很是不忍，忙着找来一块干布，在她的身体上细心地擦拭。可是，无论康熙如何擦拭，她体内的汗水还是不间断地向外冒，似乎，她体内有一口清泉，永远不会干涸。

康熙仿佛是无可奈何地言道：“阿露，你淌这么多的汗，是想把朕淹死啊……”

康熙口中说出“死”字，当然是不吉利的。不过，阿露口中说出的话，却让康熙好生感动。阿露有些断断续续地言道：“奴婢，只是想……皇上高兴而已……”

康熙连忙道：“为使朕高兴，可着实辛苦了你。”

阿露却道：“只要皇上高兴，奴婢宁愿辛苦一夜……”

康熙大受感动，急急地将她抄在了自己的怀中。“你现在休得再辛苦，待休息好了，再辛苦不迟……”

看来，康熙虽然对她的辛苦有些不忍，但其内心深处，却还是希望着能同她一起“辛苦”一夜。这一夜，康熙与阿露二人，说不完的缱绻、道不尽的缠绵，也就搁下不表了。

第二日，天刚刚亮，康熙就起了床。他一夜究竟睡了几许，恐怕只有他和阿露二人知晓了。不过，一眼看上去，康熙的气色倒也不错，看不出多少夜里太过操劳的迹象。他之所以起这么早，是因为要去上早朝。

第三章 还是朕的八旗厉害

阿露跟着也起了床，还殷勤地为康熙整理衣衫。康熙劝道：“你昨夜太过辛苦，还是躺在床上休息为妥。”

阿露回道：“皇上既已起身，奴婢哪里还敢再躺着？”

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稍稍有些不正常的是，在康熙就要离开的当口，阿露突然言道：“皇上，你能吻奴婢一下吗？”

康熙立刻就吻了她一下，且言道：“如果你喜欢，朕每次见你，都这么吻你一下。”

阿露却幽幽地言道：“只这一次，奴婢就已经心满意足了……”

她的话说的多少有些奇怪，可惜的是，康熙并未在意，只匆匆而去。剩着阿露，看着康熙离去的方向，呆站在原地，很是长吁短叹了一番。

且说康熙，上完早朝之后，本想即刻回乾清宫的，可又想起有好几天没去慈宁宫了，便决定去慈宁宫看望一下皇祖母博尔济吉特氏。到了慈宁宫，见博尔济吉特氏的身体很好，康熙心中很是高兴。然而，在康熙就要离开慈宁宫的时候，博尔济吉特氏说出的一番话，却令康熙的心中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。

博尔济吉特氏首先这样问康熙道：“听说，你过去曾答应过阿露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允许她出宫，是吗？”

康熙回道：“是的，皇祖母。赵盛出宫的时候，阿露也向朕要求出宫。朕对她说，待天下安定了，朕就允许她出宫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微微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这是不想让她出宫呢！”

康熙忙着言道：“皇祖母何出此言？阿露为皇祖母及孩儿都做了许多的事，孩儿是不会让她在宫中呆一辈子的。待天下安定了，孩儿自然就会让她出宫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摇头道：“孩子，什么才叫天下安定？先前，是三藩叛乱，后来，是收复台湾，现在，东北战事又起，待东北战事平息了，大清天下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吗？如果大

清天下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，那阿露岂不是要在宫中呆上一辈子？既如此，你对阿露的许诺，岂不是就毫无意义？”

康熙不觉一怔。“皇祖母所言，确也有理。只不过，孩儿是不可能让大清江山一直动荡不安的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言道：“话虽是这么说，但如果大清江山十年二十年经常有事端发生。阿露岂不是变得人老珠黄了？那个时候再让她出宫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康熙直觉得皇祖母今日的言语有些异样。她为何对阿露出宫一事如此关心？阿露出宫不出宫与皇祖母有多大的干系？

殊不知，阿露出宫不出宫与博尔济吉特氏的关系非常大。康熙的孝诚皇后赫舍里氏死后，由博尔济吉特氏作主，升贵妃乌雅氏为孝恭仁皇后，但因为阿露的存在，康熙几乎整天地都泡在乾清宫里，很少到坤宁宫去，其他后宫更是遭到康熙的冷落。博尔济吉特氏以为，康熙这种后宫生活，很不成体统。她虽已不再过问大清朝政事，但大清朝宫帷之事，她却不能不问。所以，博尔济吉特氏便想让阿露早日出宫。博尔济吉特氏的想法是，只要阿露一离开宫中，康熙就只能对乌雅氏皇后及诸多后妃多加关怀体贴了。

事实是，博尔济吉特氏的这个想法还真的实现了。自阿露出宫以后，康熙也真的对孝恭仁皇后及诸多后妃大加“关怀”和“体贴”了。不说别的，仅以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为例，她在为康熙生下四阿哥胤禛之后，又为康熙生下了六阿哥胤祚（后不幸夭折）和十四阿哥胤禵。如果康熙不对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大加“关怀”和“体贴”，她岂能生下这几个阿哥来？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此刻，康熙见博尔济吉特氏对阿露出宫一事如此关心，便轻轻问道：“依皇祖母的意思，孩儿现在应该拿阿露怎么办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言道：“你让她出宫啊！你若真的关心她，你就现在让她出宫。她现在还算是年轻，出宫之后，也还能找

到自己的生活。待她变得老了，你就是催她出宫，恐她都不愿意出宫了呢。”

康熙讪讪地一笑道：“皇祖母说的是。待孩儿回乾清宫之后，便与阿露提及此事，看阿露有何想法……”

博尔济吉特氏笑道：“她还能有什么想法？定是一心想要出宫罢了。”

康熙不很肯定地道：“不会吧？皇祖母，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孩儿提起出宫的事了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道：“她没跟你提起，是因为她怕你不同意。我昨日找她谈话时，她已明确表示要出宫。”

“什么？”康熙一惊。“皇祖母，你昨日跟阿露谈话了？什么时候？你们谈的什么话？孩儿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回道：“是昨天上午，我去了一趟乾清宫。我问阿露想不想出宫，她说想。所以我就同意了。”

康熙连忙问道：“皇祖母，你同意阿露什么时候出宫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道：“她想今天早晨离开。我当然没有反对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康熙有些明白过来。“现在这个时候，阿露已经离开了乾清宫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在你来这里之前，她已经出宫而去。”

“啊？”康熙不觉暗叫了一声。他终于明白过来。阿露昨夜之所以要说出“终身难忘”的话，之所以一反常态的表现得那么激情荡漾……原来，她今日要离他而去。

博尔济吉特氏见康熙脸色非常难看，虽然心中明白，却也仍然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如此苍白？”

康熙有气无力地道：“孩儿……有些头晕，孩儿……想回宫了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静静地言道：“既是头晕，你就回宫好好的

休息。不过，你要想得开，阿露终究只是一个寻常的宫女，我让她出宫，也是在为她好。你是大清国的皇上，切莫为一个阿露而想的太多。大清国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你去做呢！”

是呀，康熙是大清国的皇上，阿露只是大清国的宫女。大清国可以没有像阿露这样的宫女，但万万不可没有像康熙这样的皇帝。这，也许就是博尔济吉特氏内心的真实想法。而她的这些想法，无论对错与否，康熙都是不便与之争执的。这不仅因为她是他的皇祖母，更主要的原因是，如果没有她博尔济吉特氏，恐怕就没有他康熙皇帝的今天。

所以，听了博尔济吉特氏的话后，康熙挣扎着笑了一下道：“皇祖母教诲，孩儿已铭记。孩儿回乾清宫去了！”

尽管已经知道阿露离开了乾清宫，离开了紫禁城，但康熙回乾清宫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。因为他有这么一种幻想：也许阿露有事耽搁了，还未来得及离开乾清宫。

但幻想毕竟不是现实。阿露确已离开了乾清宫。当康熙气喘吁吁地跨进乾清宫时，只看见赵昌和另外一位陌生的小宫女站在门前迎候。康熙劈脸就问道：“赵昌，阿露何在？”

赵昌急急地回道：“阿露奉太皇太后旨意，已出宫而去。”

“果然……走了……”康熙一阵晕眩，身体有些摇摇欲坠起来。慌得赵昌和那位小宫女连忙上前搀扶。片刻，康熙稳住了心神，一眼瞥见了那位小宫女，不禁喃喃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会在这里？”

那小宫女赶紧伏地叩头道：“奴婢名唤阿雨，是奉太皇太后旨意，前来伺候皇上……”

“阿雨？”康熙不觉盯住了她的脸庞。“你起来。朕且问你，你为何长得与阿露颇为相像？你的名字为何也与阿露的名字颇有关联？”

是啊，一个叫阿露，一个叫阿雨，岂不颇有关联？阿雨还未来得及回答，那赵昌就抢先言道：“奴才回皇上的话，这阿